



消導藥:麥芽(別名:大麥芽)(禾本科大麥的穎果幹燥加工品)  
18小姐中醫植物藥方網 [WWW.18LADYS.COM](http://WWW.18LADYS.COM)

麦芽为禾本科植物大麦的成熟果实经发芽干燥而得。将麦粒用水浸泡后，保持适宜温、湿度，待幼芽长至约0.5cm时，晒干或低温干燥。可以行气、消食、健脾、开胃，还可以退乳、消胀。。。



大麦的芒很长，和麦穗的长度差不多，小麦的芒相对来说要短，大麦成熟时内外稃紧抱子粒，不易分离，而小麦成熟时子粒与外稃自行分离。



# 生麦芽

相传南宋高宗赵构亲生儿子早夭，只有两个养子赵琢和赵睿shèn。虽然是养子，但是赵构对他们也十分疼爱，他们每天锦衣玉食。其中赵琢因为每天养尊处优得了一种怪病，他不喜欢吃东西也不爱玩耍，总感觉浑身无力。宫中的御医开了几个方子，但总是吃几付药病症就轻了，停几天不吃药就又重了，病症缠绵不去，弄得赵构心中大为恼火。他听说民间的许仙医术高超，便召许仙和其妻白素贞进宫看病。

许仙给赵琢开了一副药，用神曲、麦芽、山楂、鸡内金、黄连、肉蔻、使君子、槟榔、木香等九味药研磨成粉末，与鲜猪肝汁一起制成小丸，让赵琢服用，赵琢服后效果非常好。赵构很高兴，要留许仙在宫里当御医，但是许仙心系百姓不愿入朝为官，可他又不敢抗旨，只好找妻子白素贞商量。白素贞笑道：“你不用急，明天面见圣上时，一切都交给我吧。”第二天在大殿上面见皇帝，赵构要封许仙做御医，白素贞道：“皇上且慢，许仙医术平平不堪担此重任。”



赵构不信，说：“爱卿的药丸药到病除，怎么能说医术平平呢？”白素贞笑答：“许仙的丸子虽好但是味道苦涩，太子是小孩子一定不喜欢服用，草民有一药方不仅甘甜可口，而且可以经常食用，让皇子不再犯病。”赵构奇道：“竟有如此奇方？”“不错，草民愿献出此方，只愿皇子康复后能让草民夫妻还乡。”赵构道：“若有如此良药，朕当然答应你的要求。”白素贞道：“这药也不难寻，只须成熟大麦水浸约一日，取其发的黄棕色短芽，以色黄、粒大、饱满、芽完整者为佳，煎服或研末服用均有效。此方不仅用于食积不化、脘闷腹胀、食欲不振，又可用于脾胃虚弱、乳房胀痛等症。”赵构开始还不信，但是试着给赵琢服用后，果真疾病不再发作。于是赵构赏赐了许仙夫妻许多金银，让他们还乡。回到家乡后，夫妻俩就用皇帝赏赐的这些金银在宝芝林为贫苦人民义诊，救死扶伤，传为佳话。



生麦芽通乳，“生”取其“生发”之意，量在30g以下;炒麦芽回乳，“炒”取其“炒枯”之意，量在60g之上。生、炒麦芽均可单独用于回乳，量60-120g。生麦芽、炒麦芽混用用于回乳，量各为60g。



麦芽的回乳与催乳的作用，不在于炒与否，而在于量的差异。即小剂量消食化滞，疏肝解郁而催乳(用复方);大剂量消散之力强，耗散气血而回乳(用单方)。中医上有句行话叫“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”。不同的医生开同样种味的中药，而疗效不同，除“因人、因时、因地”不同之外，究其原因，关键在于量的大小。



张锡纯年老时，邻居有人患了阳明腑实证，大便燥结，难以排出。医生开的是大承气汤，但服了两剂，并未生效。

在万般无法下，请来一位本地名医刘肃亭先生。刘先生看过病人，提笔写了一味药，威灵仙三钱，煎汤服用，大便遂下，病已告愈。

张锡纯对此有点疑问，服用两剂大承气汤大便不下，为何用了三钱威灵仙大便即下呢？刘先生答曰，前用大承气汤，“犹在腹中，因其脏腑之气化偶滞，药力亦随之停滞。藉威灵仙走窜之力以触发之，是以大便遂通下也。”

张锡纯闻此妙论，“顿觉心性开明，大有会悟，后有仿此医案之时，亦顺手奏效。”



别名	大麦芽、大麦蘖、麦蘖、大麦毛、大麦糵、麦糵
功效作用	消食，和中，下气。治食积不消，脘腹胀满，食欲不振，呕吐泄泻，乳胀不消。
英文名	FRUCTUS HORDEI GERMINATUS
始载于	《本草纲目》
毒性	无毒
归经	胃经、脾经
药性	平
药味	甘

真是无巧不成书。厥后张锡纯竟然遇到一位怒动肝火而致七八日腹中胀满，大便燥结、胁下胀痛的病人。请来医生一看，恒指。也是投以大承气汤，服后不但大便不通下，反而胁下转痛不可支。

刘先生用威灵仙调养腹气不通的先例围绕在他的脑海里。按其病人脉象“左部沉弦无力，知系肝经气郁火盛”。张锡纯急用生麦芽一两，柴胡三钱，熬汤服后，半个小时胁下已不觉痛，又过一个小时，大便通了，“病脱然全愈矣”。

张锡纯以为，此例大便通与不通，实与肝气相关。至于用柴胡必用生麦芽者，是由于“柴胡之调肝在于升提，生麦芽之调肝在于宣通”。用柴胡升提恐胁下之痛加剧，故与麦芽之宣通相济，则肝气郁者自开，遏者自舒。



又一妇人，年近四旬，患胁下作痛数年不愈，饮食入胃停滞不化。张锡纯以为，此肝气不升、胃气不降也。疏方用生麦芽四钱，生鸡内金二钱，怀山药一两，连服十余剂而愈。

张锡纯说，麦芽“虽为脾胃之药，而实善舒肝气。”特别提到“麦芽与肝气同气相求，故善舒之”

由此，想到张文甫先生说的话，“**凡动物之芽，与甲乙象形，芽之初生如甲，芽之成形如乙，甲胆乙肝，与春日生发之气无别。**”故凡芽者，皆可疏肝理气，如生麦芽、生谷芽、稻芽等。

医生治病不能光用套路，也不能照书本上抄方，而要用脑子思虑，思虑酿成疾病的要素，思虑为什么前医用药不效，还要思虑药物的成效。这样才能方证合拍，对症下药。



凡遇“肝郁”的患者，张氏喜欢用生麦芽，而不用柴胡。妙处在于：虽然他认为“升肝之药，柴胡最效”，但对于许多患者，多表现为“肝郁不升，胃气不降”，对此情况，是“取生麦芽升肝，但不妨碍胃气之下降”；柴胡虽然能升肝，但同时也使胃气上逆；“取生麦芽之萌芽生发之性，与肝木升发，具有同求相求的作用，使肝气郁结宣通”；“取生麦芽之甘、平，归脾、胃经；具有行气消食，健脾开胃之功效，在解肝郁的同属不忘顾护“中焦脾胃”，顾护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泉。

对于脉“左关特弱”者，张锡纯独创了“补肝气以实脾胃”之方剂：

生黄芪30g 桂枝尖9g

仅仅两味药，简单而有效。

方剂的原理是：取五行之理，木能侮土，木亦能疏土；木气郁过强而侮土，木气虚则太弱而不能疏土。

# 升降并用

气之升降，互为其枢，无升则无以降，无降则无以升，即所谓升降相因。肝主疏泄而调畅气机，故肝病气机失常者多见，或肝气有余，升发太过；或肝气不足，升发无力；或疏泄不及，气机郁滞；或木不疏土，肝脾气郁等。张锡纯深谙气机升降之要理，治疗该类肝病，常以调理气机入手，升降药物相伍，形成独特的用药风格。这一配伍方法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。

一是张氏对肝气上逆、肝阳上亢、肝风内动等冲逆证候，不是单纯平肝降逆，而是佐以疏肝升发，升降相伍。其代表主剂是镇肝熄风汤。方用龙骨、牡蛎、代赭石、牛膝之类镇肝降逆，这是常法。然张氏认为，“肝为将军之官，其性刚果，若但用药强制，或转激发其动之力”（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以下引文皆出于该书），可导致“气血上攻而病加剧”。依此，他在平肝降逆的基础上，又加上生麦芽、茵陈，认为麦芽系谷之萌芽，生用能升发肝气，宣通郁结，无耗损正气，且兼补助脾胃，诚为舒肝之要药；茵陈为青蒿之嫩者，得初春少阳生发之气，与肝木同气相求，故善清肝胆之热，又善理肝胆之郁，最能将顺肝木之性柔和，为理肝胆最要之品。又佐以川楝子，取其善行肝气，引心包之火及肝胆所寄相火下行，又能转其发动之力。可知张氏在镇肝熄风汤中用生麦芽、茵陈和川楝子，是顺应肝木升发条达之性，既有利于肝气的疏泄调畅，也有利于肝阳、肝风的潜降平熄。由于本方配伍得当，既切中病机，又顺应肝的生理特性，所以迄今仍为临床常用方剂，无论应用在中风或平素肝阳上亢者，均有良效。（对高血压者，能降低血压，缓解其症状）

二是对肝虚气陷证，以补气升提为主，用黄芪、升麻、柴胡、桔梗等，组成升陷汤。气虚补气，气陷升提，可谓常法。然而张锡纯认为，气血关系密切，气为血帅，血随气行。故专用升气之药，恐引起血之妄动。因此他在用补气升发药物的同时，加入龙骨、牡蛎。以敛血降气，治疗气陷而兼有吐血衄血者。

三是张锡纯根据“肝气宜升，胆气宜降，然非脾气之上行，则肝气不升，非胃气之下行，则胆火不降”的理论，在调理肝胆的同时，注重调理脾胃之升降。如生麦芽与鸡内金的同时使用，既使肝气疏泄，升发条达；又能使胃气下降，化食消滞。用于“胁下疼而兼食滞者”，每收良效。再如麦芽、柴胡、桂枝与生姜、陈皮、厚朴同用，组成培土舒肝汤。麦芽、柴胡、桂枝使肝脾之气上升，生姜、陈皮、厚朴使胆胃之气下降，达到肝胆脾同治之目的。又如生麦芽、茵陈与代赭石、半夏、竹茹合用，组成舒肝降胃安冲之剂，治疗肝郁胃逆之证。本证的病机根源在于肝气当升不能升，代赭石、半夏、竹茹降胃气，即所以安冲。

综观张锡纯疏肝善用柴胡、茵陈、麦芽、川楝子，且对每味药物及配伍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见解。他认为，柴胡与麦芽皆善调肝，然柴胡之调肝，在于升提；麦芽之调肝，在于宣通。柴胡与麦芽同用，相济以成调肝气之功，则肝气之郁者自开，遏者自舒，而恢复肝之疏泄。柴胡与桂枝虽皆善理肝，而其性实有不同之处，柴胡能舒肝气之郁而不能平肝木之横恣；桂枝既可舒肝气，以能平肝胃之气，故又为平胃之要药。茵陈与麦芽舒肝之功类似，然茵陈有靖肝胆之热的作用，麦芽有调理脾胃之功。其中，张氏最善用生麦芽，或与柴胡，或与茵陈，或与川楝子，或与桂枝等并用。可谓舒肝用药之妙，实可效法。

张锡纯认为，治疗肝病热药“单用之则失于热”，寒药“单用之又失于寒”。故提倡寒热并用，使“寒热相济，性归和平”，用之无失。这一特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。

黄芪与知母配伍，诸如升陷汤、升肝舒郁汤、理郁升降汤等皆是。关于黄芪为什么配知母，张氏解释说：“因黄芪既善补气，又善升气。唯其性稍热，故以知母之凉润者济之”，又说“恐黄芪性热，与肝中所寄相火不宜，故又加知母之凉润者，以解其热也”。

桂枝与龙胆草配伍，治疗肋下痛兼胃口痛。张氏在方后解说：“桂枝之妙用，不但为升肝要药，实又为降胃要药”，“唯其性偏于温，与肝血虚损有热者不宜，故特加龙胆草以调剂之，俾其性归和平而后用之，有益无损也”。明确指出了桂枝与龙胆草配伍之理。

桂枝与芍药、黄柏配伍，治疗“冲气上冲兼奔豚”。张氏认为，“桂枝一药而升降之性皆备，凡气之当升者遇之则升，气之当降者遇之则降”。此用桂枝取其降气平冲之功，乃仿张仲景桂枝加桂汤意。但是桂枝性热，而芍药、黄柏性凉，凉热相济，方能奏效。且芍药泻肝中之相火，黄柏泻肾中之相火。三药合用，则肝肾相火不致妄动，冲逆之气自平。

白茅根与生姜配伍，如鸡月至茅根汤，治肝病膨胀，以白茅根为主药，“不但取其利水也，茅根春日发生最早，是禀一阳初生之气，而上升者也，故凡气之郁而不畅者，茅根皆能畅达之，善利水又善理气”，“加生姜者，恐鲜茅根之性微寒也。且其味辛能理气，其皮又善利水也”。可见白茅根配生姜，既可寒热相济，使药性和平。又能相互协助，增强利水之功。

**散敛并用**，是取发散和收敛两种作用相反的药物合用。肝欲散，喜条达，治肝务顺其性，当属重要法则。但疏散肝气的药物多为辛温升散，用之不当则耗散肝之阴血。张锡纯深谙此理，强调指出：“升散常用，实能伤气耗血，且又暗伤肾水以损肝木之根”。所以他用发散之剂，往往配伍收敛的药物，如龙骨、牡蛎、山萸肉等。其中，尤为看重山萸肉。认为山萸肉得木气最厚，酸收之中大具条畅之性，故善补肝而敛肝，敛正气而不恋邪气，为补肝敛肝之要药。

山萸肉、龙骨、牡蛎与桂枝、黄芪并用，治疗“小便白浊”。此证之成，因风邪内袭入肝，“肝为肾行气过于疏泄，遂致肾脏失其蛰藏之用，尿出而精亦随之出”。之所以用桂枝，是因为“桂枝亦逐风要药，因其性善平肝，故尤善逐肝家之风，与黄芪相助为理则逐风力愈大也。用萸肉、龙骨、牡蛎者，以其皆为收敛之品，又皆善收敛正气而不敛邪气，能助肾脏之蛰藏而无碍肝风之消散”。诸药合用，既能散肝经风邪，也能敛肝肾之阴精，配伍甚妙。

桂枝、柴胡与龙骨、牡蛎并用，治疗胁下胀痛。胁下胀痛者，缘于肝气郁滞，以柴胡、桂枝疏肝理气，何以加龙骨、牡蛎二药？张氏认为，“胁为肝之部位，胁下胀痛者，肝气之横恣也，原当用泻肝之药。又恐与大气下陷者不宜。用龙骨、牡蛎以敛戢肝火，肝气自不至横恣，此敛之即以泻之，古人治肝之妙术也”。据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记载，用本方治疗一少妇，经水两月不见，寒热往来，胁下作疼，连服4剂，诸病皆愈。

薄荷、连翘与芍药并用，如新拟和肝丸，以治肝气郁结、气滞血瘀等证。张锡纯在实践中发现，肝气之病，医者习用香附、青皮、枳壳、元胡开气之品及柴胡、川芎升气之品，连连服之，恒有肝病未愈，元气已弱。乃知上述开气、升气之品既能疏肝也可伤肝。遂用甘草、芍药、连翘、肉桂、冰片、薄荷、朱砂组成新拟和肝丸。以薄荷、连翘、冰片疏泻肝之气血，以肉桂抑肝木之横恣，以朱砂治肝中之相火妄动，以甘草之甘缓肝，更在酸味之芍药柔肝敛肝。诸药合用，有散有敛，有缓有抑，可谓全面。据张氏介绍，“凡一切肝之为病，服他药不愈者，徐服此药，自能奏效”。

## 通补并用

肝病虚证，不仅有阴血不足，也有阳气之虚。张锡纯认为，气血不足者，其经络多有瘀滞，凡人身疼痛之处，皆气血瘀阻。若但补其虚，则使瘀愈甚，虚反不得补。若在补剂之中佐经行气血之品，经行补药之滞，使补药之力愈大。所以，他在补肝的同时，也注意调畅肝之气血。

补肝之药，张氏善用黄芪与山萸肉。因黄芪性温而升，与木同气相求，最善补肝之气；山萸肉因得木气最厚，既能补肝也能敛肝，还具有条畅之性，张氏率用黄芪与山萸肉，同时配以麦芽、当归、丹参等条达肝之气血的药物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记载，用以上方法治疗肝气虚弱病证，可“服之覆杯即见效验”，“数剂可愈”。

肝之阴血不足，张氏多用芍药、当归、酸枣仁、阿胶、枸杞、鳖甲、玄参为主药，佐以麦芽、茵陈、乳香、没药、三七等行气血之品。如芍药、当归、黄芪与乳香、没药配伍，治疗胁痛；山药、枸杞、玄参、芍药、酸枣仁与麦芽、茵陈并用，治疗不寐等，皆体现了补中兼通，通补兼施的制方原则。

总而言之，张锡纯非常重视肝的研究，深谙肝的生理特性和病理特点，强调辨证论治，尤其在肝病制方上独具特色。其升与降、寒与热、散与敛、补与通等配伍，皆相反相成，既顺应肝的生理特性，也切中复杂多变的肝病病机。其胜过前人之处，即是学术上的重大贡献。张锡纯的这些宝贵经验，对研究肝病论治具有较大的参考学习价值。